

白化文

著

【白化文文集】

汉化佛教与佛寺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海外篇

白化文

著

〔白化文文集〕

汉
化
佛
教
与
佛
寺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化佛教与佛寺 / 白化文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68-5724-6

I. ①汉… II. ①白… III. ①佛教—研究—中国②佛教—寺庙—研究—中国 IV. ①B948②B9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8024号

汉化佛教与佛寺

白化文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 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5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724-6

定 价 6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化文学长与我是同学挚友，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对古典文学有一点偏爱。不过他的学问广泛，知识渊博，这是我们班同学都公认的。当他七十寿辰时，我给他写了一副贺联：

五一级盍簪相契，善学善谋，更喜交游随处乐；
七十翁伏案弥勤，多能多寿，定看著作与年增。

这里我说的，真是实话。他的“善学”和“多能”，是我最佩服而学不到的。据他片断的自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少年时就偏爱文科，读书很广，从不死抱着课本不放，而是大量地读课外书。虽然偏废理科，但对于海军史和舰艇知识，却非常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上大学时，他不仅认真听本班本系的课，还曾旁听过高班和外系的课。他1950年就上了北大，所以曾有机会听过俞平伯、罗常培、唐兰、王重民先生的课，比我们有幸多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说：“转益多师是汝师。”他的确是做到了“转益多师”的，因此有多方面的资源和传承，成为一个多面手。

他的“善学”，首先是尊师重道。一向对老师尊敬尽礼，谒见老师，总是九十度鞠躬，侍立倾听。直到现在，他讲演、发言时，提到老师的名字一定从座位上肃然起立表示敬意。他写文章时总是先举老师的字再注名，以字行的当然在外。这些礼节已是今人所不懂的了。事无巨细，他总是竭

诚为老师服务，真是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在他将近知命之年，拜我们编辑行的前辈周绍良先生为师，成了超龄的“在职研究生”。他在人前人后、口头书面，总自称为门生，极为恭敬，比青年人虚心得多。

他的“善学”，体现于学而能思和思而能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化文学长是身体力行的。他在上大学之后，总结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得出自觉颇为得力见效的四条“秘诀”。

第一条是：

除了入门外语等课以外，大学的课程均应以自学为主。多读课外书，特别是指定参考书和相关书籍，学会使用最方便使用的大图书馆，学会使用各有各的用处的各种工具书，一生得益。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广大青年同学，不过万一遇上了要求背笔记的老师，可能考试得不到高分，那就不要太在意，争取在别的地方得分吧。

第四条也很重要：

老师的著作要浏览，有的要细读。对老师的学术历史要心中有数。这样，一方面能知道应该跟老师学什么，甚至于知道应该怎样学；另一方面，也借此尽可能地了解在老师面前应该避忌什么与提起什么。

这一条是准备进一步向老师学习真髓的方法。每个老师都有独特的长处和学术道路。你想要多学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就得先做功课，细读老师的主要著作，才能体会出课堂上所讲的那些结论是怎么来的，才能明白老师所讲的要点在哪里。化文学长在四条“秘诀”的其余两条里就讲了要注意讲义之外的“神哨”和听课时要多听少记，都是这个思路。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的《对一次考试答案的忏悔》《定位、从师、交流、考察》两文一读。

他的“善学”，还在于随遇而安，就地取材，见缝插针，照样能左右逢源，有所建树。化文学长前半生道路坎坷，屡遇困境，但他能边干边学，学一样像一样。徐枢学长分配到电力学校教课，心里郁郁不乐，先师浦江清先生开导他说，“你可以研究电嘛”。当时引为笑谈，化文学长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他说：“老师有深意存焉：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要抓住‘研究’不放就行。因而我此后每到新岗位，一定服从工作需要，在工作中不废研究，多少干出些名堂来。”（《浦江清先生二题》）他确实干出了许多“名堂”。有一段时间，他以业余时间帮《文物》杂志编辑部看稿，看了不少发掘报告，从而也学了文物考古的知识，这对后来他研究佛寺和佛教文物很有裨益。同时也因看稿而向王重民先生请教古籍版本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许多课外的真传。

他的“多能”，就因为他“善学”。大学毕业离校之后，他不仅继续向本系的老师请益，而且还陆续向外系的老师求教，如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任继愈先生，东语系的季羨林先生，都得到不少教益。他在师从周绍良先生

之后，虚心学习敦煌学和佛教文献学，再和他本职工作相结合，创立了佛教和敦煌文献的目录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我们只要看看化文学长这一批著作的书目，涉及好几门学科，就可以知道他的“多能”，正是他“善学”的结果。希望青年一代的读者，能从这些书里学习他“善学”的精神和方法，倒不一定要学那些具体内容。因为人各有志，条件各不相同，所遇的老师又各有所长。就如白先生自称“受益于周燕孙（祖谟）先生最深”，他也深知周先生的特长是音韵、训诂，但他不想学语言文字学，就如实回答了周先生的探询。他最受益的是周先生给他讲的工具书使用法，而学到的还有周先生礼貌待人、踏实治学的作风，应该说是更重要的。

孔子自谦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化文学长少年时并不“贱”，从小在慈母沈伯母的精心培养下，决心要上北大文科。终于在北大中文系前后读了五年，在北大图书馆泡了六十多年，造就了一位“多能雅事”的传统文化学家，应了浦江清、朱自清两位先生在他幼年时说的预言。沈伯母在天之灵，我想应该含笑点头了吧。

中国书籍出版社要出白化文学长的十本文集，汇为一辑，委托我写一篇序。我与他幸为知交，不能推辞，写一点感想，作为书前的题记而已。

程毅中

2016年8月

目 录

- 一、佛光的折射 001
- 二、释尊的生涯 008
- 三、佛像与佛寺 035
- 四、山门与天王殿 054
- 五、大雄宝殿 081
- 六、菩 萨 117
- 七、观世音菩萨 132
- 八、中国的罗汉 153
- 九、汉化的诸天 169
- 十、藏经与藏经阁 198
- 十一、塔与经幢 210
- 十二、受戒与戒坛 223
- 十三、僧人生活与佛事 238

附录：

面向大众的佛教科普著作 264

原书出版说明 270

《白化文文集》编辑附记 273

一、佛光的折射

一种宗教，从形成到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一定的教义，常以经典形式记载并传播。

二、具体的崇拜（礼拜）对象，即“神”。此种对象常以具体形象显示。

三、用适当方式（常为有层次的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相当数量的信徒。

四、独有的活动场所、根据地。

宗教消亡后，信徒消逝，上举一、二、四等三项依然可以流传，作为历史资料与文物而存在。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时，释迦牟尼在南亚次大陆创立的。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世界认为是“无常”的，即迅速变化的和虚幻的。而现实人生则是“苦”的。“苦”的基本原因既不能怨天——不是神的安排；又不要尤人——不在社会环境，而是由于个人自己造出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自寻的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及其造成的结果。根据个人善恶行为，今生之因在未来成果，如此“轮回报应”，生死循环变化不已。要摆脱“苦”，就要皈依佛法，按佛教教义修持，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认识观，完全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最后超出生死

轮回，达到最高境界“涅槃”（也可说是“解脱”）。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完全具备宗教形成与发展的四项条件：

一、它的教义，富于哲理性、学术性，吸收其他教派教义和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不少，传承发展中派系繁多；而且经典繁富，结集成“三藏”，即“大藏经”。

二、它是逐渐形成的一种多神教系统，有“佛”“菩萨”“罗汉”“诸天”“鬼神”等一系列庞大复杂的崇拜对象，并以图像显示。因图像繁多并成为信徒主要膜拜对象，又被人称为“像教”。

三、有用多层次的清规戒律严密组织起来的信徒“七众”。即，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对各种信徒的要求宽严不同，接受的戒律不一。但加入组织时必须严格履行手续，即“受戒”。

四、以佛寺为主要根据地。

佛教在发展中，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产生了许多教派。大致地说，较原始的佛教教派，被称为小乘佛教，以自利修罗汉果为最终目的；1世纪左右兴起的大乘佛教，则以利他修菩萨行成佛为最终目的。小乘只承认释迦牟尼一人是佛，大乘则认为大千世界有无数佛。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中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小乘、大乘、密教，这就是南亚次大陆佛教流行中形成的三大派系。

佛教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又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一般地说，在中国汉族地区形成，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的，称为北传佛教，又称汉化的佛教，以大乘为主，其经典属汉文系统。在中国蒙藏地区形成的，称为藏传佛教，又名喇嘛教，是佛教（包含大量密教成分）和当地宗教“本教”的混合，其经典以藏文为主。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西南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其经典主要属巴利文系统。

佛教传入中土，大约通过三个途径。一个途径是通过中亚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这是一条最主要的道路，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高僧常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因此在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中，被认为是唯一的道路，那当然是不准确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西南方边远地区传入。关于这条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有若干研究成果发表。学者们在研究了佛教在古代四川地区活动的情况和出土的汉代佛教遗物以后，对于佛教从川滇路线和古身毒道及青衣道等处传入，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上两条都是陆路。再一条是海路，从广州直到扬州和现在江苏、山东一带沿海地区，随着航海客商的往来传入。这是一条登陆口岸较多的海路，过去研究的也比较少。后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早期佛教造像被重新发现，才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它提示人们注意佛教早期从海路传来的可能性。

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已在中原和江南一带流行了。汉代的人很重视神仙方术，佛教初传，大约也被看作某种神仙



孔望山，相传因孔子在此登临望海，故名。料不到又与佛有缘，成为佛法东来的港口。

方术。为了争取在中国扎根传播，佛教徒开始用汉文翻译佛典，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可以说，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朝着汉化的方向前进了。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般若学一派同清谈玄学相结合，受到门阀世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在南北朝的中晚期，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利用佛教来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强调佛教“逆来顺受”“追求来世”等思想，以麻醉百姓。例如，南朝的梁武帝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手段，大力扶持寺院的发展，多次亲自到寺院舍身。北朝则在开凿石窟、修建寺院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一阶段佛经的翻译，从西晋竺法护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经过后秦的鸠摩罗什，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它的标志是：所进行的是认真



梁武帝奉释宗为“坐致太平”的法宝，却原来是身亡国破的祸由。

的、句对句的、追求“信”和“达”的翻译，也就是注意翻译的学术性和真实性，而不像早期翻译那样采用概述大义的方法。到了南朝陈代的真谛，大小乘的佛经已经基本翻译得差不多了，这是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此期间名僧辈出，道安、慧远、僧肇、道生等人都是佛教徒中的学者，他们在发展中国佛教本身的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随着佛教理论的学术化和汉化，僧人间对理论的解释不一致，于是产生了汉化佛教中若干宗派的雏形。由于佛教的壮大和信徒的增多，统治者和高级知识分子对佛教更加重视，逐渐导致了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的长时间大辩论。这三者又在长期的争论、斗争中互相渗透，使佛教接受了更多的汉族本来的思想，更加汉化。

隋唐时期，最高统治集团采取三教并用的方针，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译经的规模和水平空前绝后。特点之一是，出现了许多西行求法的高僧，如玄奘、义净等人。他们归国后，以兼通梵汉两种文字的身份主持译场，改变了过去依靠西域高僧为译主的局面。他们既知彼，又知己、学术水平甚高，是汉族本民族的优秀翻译家。因此译文的质量自然超出前代，当时称为“新译”。另一个特点是由国家组织庞大的译场，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在此基础上编定出国定本的大藏经。这个时期，佛教的理论由依附汉文的译经，演变为独立的解释和演绎，因而建立起多种独立的体系，而适应中国情况的礼仪法规也基本完成，于是便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汉化佛教中的大小宗派，并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越南。至今日本和韩国的各宗派佛教徒，仍把本宗派的中国创始寺院称为祖庭，参拜不绝。

从隋唐到宋代，佛教一方面向着世俗化进展，更加深入民间，四大著名菩萨巩固了五台、峨眉、普陀、九华四大名山道场，就是佛教信仰普及化、世俗化和进一步汉化的明显标志。另一方面，经过汉化的佛教思想也明显地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主要通过知识分子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宋代以后，一些主要的佛教宗派的基本观点与儒家互相交融，本身也更加汉化。寺院和寺院中的塑像、画像也逐步形成定制，汉化佛教至此基本成熟和定型化，已经把原始佛

教的一切改变得面目全非。如果释迦牟尼复活，到中国来旅游，必然莫名惊诧，不认识这是自己创立的那个宗教了。

总之，汉化佛教是汉化很深的佛教，它经过近两千年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渗入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自己的独特系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有机地融合在汉化佛寺的建筑、造型艺术、图籍、仪礼轨制等具体的事物与行事之中。

二、释尊的生涯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种族名，意译是“能”；牟尼，也译成“文”，是一种尊称，含有“仁、儒（文）、寂默、忍”等义。意译也可合成“能仁”等，意即“释迦族的圣人”。这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也常简称为“释尊”。本书中此后常用这种尊称和简称来称呼他。他本姓“乔答摩”，意为“最好的牛”。这似乎是带有原始性的图腾意味的一种族姓；名“悉达多”，意为“达到了目的的人”。

关于释尊的生平，并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只能主要根据佛经中的记载加以叙述。佛经中记载有关释尊的传说极多，大致可分为本生故事和佛传两类。本生故事讲的是释尊前世曾多次在“轮回”中转生为人或动物，并在那些时候积善修行，做了一系列好事。这当然都是宗教传说。但这些故事本身，绝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话等等小故事，是古代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民间文学创作。当地各教派都利用这些故事，略加改造，用来宣传教义。佛教利用这一方式，恐怕还是跟婆罗门教学来的一手。这些故事常绘成本生图画。汉化寺院中每每绘成连环画形式，作为背景式壁画在殿堂中列出。释

尊从降生为悉达多一直到以佛身入涅槃的一生事迹则称为佛传，其中有不少神话，不少传说，当然也有不少经过曲折投影的历史事实。佛传的核心是“八相成道”的故事，也常绘成佛传连环画。以下按佛传顺序大致叙述。对于其中史实与神话的化合成分，请读者自己细加分析。

先说释尊的生卒年代。佛教采用佛历纪元，算法是从释尊涅槃离开人世之年算起，与公元以耶稣基督生年为纪元年者不同。可是，世纪也是以一百年为计算单位。头一个百年（由佛逝世涅槃那一年起算）为“百年”，全称“佛灭百年”。如说“佛灭七百年”就是在七百年这一世纪的范围内，并非实指整数，万勿误会。

可是佛灭的年代，其说不一，约有60来种说法。应该说，要像户口登记那样确切地知道释尊的生卒年月日，那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说，他大约生活在纪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之间，与中国的孔子大致同时。佛教界通用的几种代表性纪年如下（均按释尊活了80岁计算）：

一、公元前544年说。这是南传佛教的习用说法，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传佛教系统遵行之。据此，佛生于公元前623年。2002年是佛历2546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佛联”，本书以后用此简称）用此纪年，故中国佛教协会亦遵用之。

二、中国藏传佛教，特别是蒙藏地区的喇嘛教黄教，习用的是公元前961年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尚用为颁历之准据。据此计算，2002年为佛历2963年。